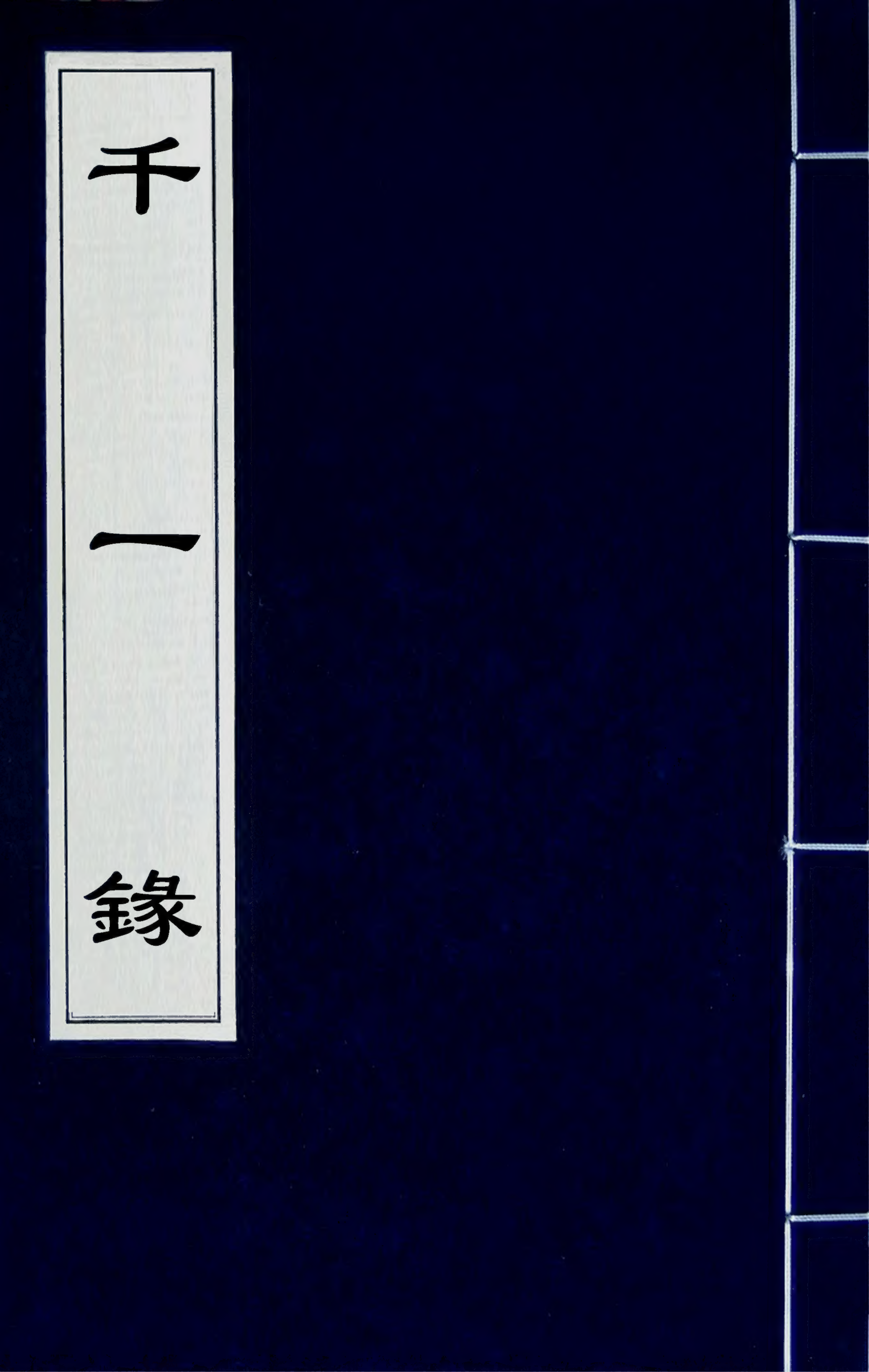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録卷之二

新安方弘靜著

經解二

孔子之告司馬牛即所以告顏子者也其言也訒非禮勿言也而動與視聽可知矣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鄙夫有問叩兩端而竭故曰吾無隱乎爾豈欺我哉第中人上下所由入者不同故答問不得不異雖仲弓同列德行之科者其所以教之亦不一其詞耳譬如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而時雨之施則一也子張問明所志者遠孔子以人情之近者語之而曰

可謂遠也已矣是故察於近者照於遠鶩於遠者暗於邇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仲弓可以臨民簡也居敬而行簡者也其爲宰孔子告之者皆執簡御煩之道充其道則宰天下可也豈特家臣哉故可使南面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如三綱五常九經之屬百王相因而不可易者也至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入國問俗通變趨時之宋章甫居魯逢掖有違衆而從古有酌禮而從衆一張一弛所損所益斯之謂出入若曰未盡合理則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君子

無小大無敢慢也雖一介猶千駟而有踰於閑惡乎
可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他也徵諸人事而已矣齊景
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寵少子荼之
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卒
之孺子遷於駘陽生盛於橐丙子逐群公子亡三君
弒而齊爲田氏矣豈非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之明徵
哉夫孔子所以告之者亦明矣雖有粟得而食諸公
亦既知之矣而何其迷也復之上六迷復之凶以其
國君其景之謂與

子游謂子夏之門人本之則無者蓋以威儀文辭可覩而道之精微或未達也夫下學上達唯聖能之中人以下未可語上故夫子有雅言有罕言而門人之賢如子貢猶有不可得而聞者而可槩以誣之乎此言游之過也乃若正心誠意則舍是無以爲教無以爲學如之何可無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時王在雪宮即於宮見孟子也非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王之離宮恐非孟子所宜居者賢者亦有此樂乎即梁惠之問也蓋曰峻宇雕墻古訓所戒宮室之美賢者殆弗爲也夫

子得無非我乎孟子曰有言賢君非無此樂能公之則無傷於治矣即所以告梁王者也今解者非若謂齊王以其樂誇孟子亦已陋矣齊宣未宜若是昏也而孟子又惡得誣王以已爲有之耶

平天下之道絜矩而已矣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無他術也孟子引齊梁之君欲其善推所爲而好貨好色與好世俗之樂皆不足與適焉已好樂則勿使民離散已好貨則勿使民困竆已好色則勿使民怨曠充是心也其於王不遠矣今必附會其解曰倉卒避難猶胥姜女豈非好色是麃鹿之談也太王去邠邠人

從之如歸市而太王豈至不保其家室耶
天孝塞乎天地放乎四海通乎神明千萬世而無朝
夕是之謂達孝達孝者非以天下之人通謂之也
禹薦益而天下歸啓曰吾君之子也禹未嘗傳子也
孟子之論乃得聖人之心韓子對禹問則有意為文
耳而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過矣其曰慮民也深則
是也世豈常有舜禹益可薦於天者乎則為燕子之
為漢王莽者且接迹矣易故曰先王以辯上下定民
志
孔子答季子然之問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言非

無徵也仲為無道殺適立庶哀姜之哭豈惟國人哀之季文子賢大夫也不能治也而從之乃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去一莒僕自以於舜之功二十之一所謂緦小功之察者不謂具臣乎及仲之子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果爾則忠於魯者也乃始以其父之罪逐東門氏臧宣仲爵後之人何罪其論正矣而又曰請去之夫魯之從政者皆從者也賢者猶爾况桓康以下者乎故曰何足算也

舜事瞽瞍大杖則走不可得而殺也豈惟已不可得而殺盡事親之道必不使其殺人也縱未允若之前

亦必竭力周旋使其人不至於殺不則魯莊之不能制其母春秋譏焉而事親之道安得爲盡耶孟子答桃應之問特以明聖人精義之至若曰法爲重天子之父爲輕父爲重天下爲輕云爾

滕文以五十里在齊楚之間守則力不能支去則無所之惟有效死耳雖然太王之去邠不以所養害人視國若敝屣非有期於圖存也狄不窮追民不相舍岐山之下斯可王焉使無地無民將孰與居國運有終非吾失德時無王者孰能繼絶釋南面而躬耕終身訢然吾意滕子可以擇於斯也

顏子之屢空稱其安貧見於記傳多矣非朱子始也近世乃以屢空空空爲釋氏之空畔儒從佛惑世誣民安可不辯或謂顏子之幾于聖非徒在安貧故屢空之解似淺不然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正以簞瓢陋巷貧而樂爲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富貴貧賤無入不自得所以爲安仁也豈淺言之哉

追蠡或以舊註爲非曰追追琢也蠡剥蝕也謂其鍾欵文追起處剥蝕也然夏商之器至戰國時縱入土中其欵文未應剥兒懸者乎紐欲絕則近理耳

孔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而先儒謂其於道槩

乎未有聞竊以爲過又以數其事而稱之爲責備之語恐亦疑焉夫子產賢大夫也可謂君子矣孔子固曰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何責焉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所以安民也聖人於智曰知人仁曰愛人知人所以愛人也惡者懲則善者安固以愛善人小懲大戒小人之福亦以愛小人是故仁智之相爲用也姑息之政庸人所以壞天下而猶曰能愛人不知愛一匪人而受其害者不啻百人矣不仁者惡能愛人哉噫害人者之不仁易言也愛人者之不仁難言也

淮南子云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今制齊衰杖期得禮意矣竊意孔氏不喪出母蓋不以母喪耳非遂若遂之人也檀弓未詳言之而淮南因以爲失殆未以意逆以義協耳

象日以殺舜爲事舜不可殺而知其終於格也欝陶忸怩是若有萌焉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猶可化也猶可喜也是以誠信而喜之也且象之惡傲於家不能凶於國非若管蔡憂及王室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或曰舜能化象何以不能化商均之不肖夫商均弟不能象賢不足以君天下故曰不肖未必如象之

惡也以啓之賢禹猶薦益聖人爲天下得人則必授受一道而後可長治矣然聖賢不能比肩而出無論如魯子之者即四岳且薦鯀知人之難人實難知繼世而治民志猶有定也韓子禹問其意是矣而以禹傳子以孟子爲不得其說則非也

放勳之明也何以不知鯀知矣而何以任之也曰鯀非不才者也四岳咸薦蓋有過人者矣洪荒以來聖人出而撫世者非一水猶未平非易治也禹是以稱神焉蓋天所縱矣然則何以殛之曰方命圮族九載而虛用其民也不殛無以謝天下嗟乎鯀有子如禹

而不能用安能用人夫自用而不能用人者未有能成功者也

余讀二典有唐之臣何以不若虞廷之濟濟也嘗繹其故夫以唐侯早即帝位所明目達聰者在四岳雖知鯀不可用不得已而試焉卒之明揚側陋始得舜而憂乃釋矣舜久在下所與遊者盡天下才也一日登庸而群賢畢舉其優於天下者素也書曰知人惟帝難之夫未嘗與之接而徒以聽言為用舍雖聖能不失者鮮矣

論語使擯執圭兩條晁氏以孔子仕魯未有朝聘之

事蓋嘗言其禮當如此細繹文義周旋中節儼若目
前誠善觀聖人氣象者見而知之與記禮者自別至
於春秋筆削游夏不能贊者煨燼之餘安得盡合似
未可深泥也今孔子之書所不見於春秋者亦多矣
夷齊不食周粟不食其祿也其採薇也猶杜子美之
採橡餐栢也時乎饑之耳若叩馬不從遂爾辟穀三
五之日不能興矣惡能登彼西山耶夫義士固窮固
有餓時孔子論政是以寧去食而不可無信也　夷
齊之采薇猶四皓之茹芝也非辟穀也穀不升至於
食薇窮甚矣至死而不變是二子之行也食經曰芝之

養生薇損生也四子皓而二子稿其然哉

色斯舉矣見幾之速也翔而後集擇止之審也可速而速可止而止時哉時哉此正子路所當知也孔子非嘆鳥也以曉子路也子路未達夫子之微言而好善之勇則有大過人者是以共之共之者敬之也鳥知時猶敬之况於人乎鳥猶有知人可昧於時乎惜夫子路之不悟也夫雉也焉知夫子之嘆之子路之敬之哉色及之而高飛三鳴而作適其性而巳矣子路好勇兼乎人而知時不若鳥衛之難死而靡悔時哉之嘆不足以發記者傷之情見乎辭千載之後乃

遂其志耳

均州有舜王井云舜避堯之子耕於此父母使浚者蓋此野人傳會之語陋者志之耳舜避堯之子時瞽瞍底豫久矣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之焉舜惡得為匹夫之事耶甚矣載籍之不可盡信也楊子云衆言淆亂折諸聖知言哉

文王九十七而崩未及百年者與武王三焉其說誣哉固不俟辯乃諸子之為是說者妄意已為西伯而以武王受命以曹瞞之機械加之至聖此不可以不辯者也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

所與武王者必先以奉王季矣不以奉王季而以與武王豈所以爲文耶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夫泰伯之至德也而無後人所憾于天道也久矣而何以曰不孝蓋有化之司晨以索其家而不能娶妾者有視其兄弟之子爲非己子而不議立者有以所薄者厚而子異姓之子者名之曰不孝何辭焉

哭日不歌弔于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惡其不用情也夫哭有卒然而聞變者則當歌而哭矣知生而弔何必歌曰程蘇之是非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之言也不可泥也今夫世醫之子以其方治病誤者多矣而良醫未必世也孔子曰藥未達不敢嘗則不論其世矣世醫猶世祿也世祿者賢乎世醫者良乎以世論士是其父善游而內其子於河者也語曰三折肱爲良醫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三世者其三試歟蓋言慎也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則廢之矣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是襲俗而未達于禮者也今之淫祀徧宇內矣可勿廢乎

劉歆新序云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奪當其

罪也然則非桓公奪以與仲也晉鑿齒亦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篁墩程宗伯以巫筮爲通用余深然之而聞者多以爲疑然南人之言禮記亦引之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記者爲龜筮言也故不及醫然益可徵筮之誤爲巫矣學者苟泥於舊聞而不能以三隅反豈先儒所望於後來者哉夫朱氏醇乎醇者也乃其一時訓詁偶有未潤而當時無能賛者亦何足以爲疵也今之操戈者悖矣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今四夷酋長徃徃千餘年不更姓而諸夏乃奕視其君宜孔子之感

之也

孔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於海倘有泰伯箕子之意乎聖人知天命先天後天惟其時也天之未喪斯文使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聖人奉天而弗違焉老子西之流沙以浮屠爲教如其然也則王者之罪人也蓋誣之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明其人已一體必盡人物之性而已之性始盡其語自精道一而已非二也而有三乎然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蓋三言之也故曰三者大學之綱領也今講義者不能逆其志

乃曰明明德一道也新民又一道也止至善又一道也則失朱子之旨甚矣而何以明經哉

博奕君子所不爲也孔子言猶賢乎巳者所以甚言無所用心者之不可耳今乃曰與其一無所用而自佚孰若小有所用而不自放是直以博奕爲猶賢也豈孔子之意哉

寢不尸居不容恭而安也寢則舒布四體居則申申夭夭非如見賓承祭勃如儼如也古之爲尸者必凝巳之精神以通神明故曰坐如尸敬之至也尸主也神所主也死曰尸尸者孝子不忍死其親疑其象於尸

也俗乃加死字失其義矣

不得其醬不食殆非惡其不備也恐其不宜也蓋慎
也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此爲學者言也若君子不
違乎仁者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不知貧富安知難
易　子貢富而無驕顔子貧而不改其樂即二子之
優劣其難易可見矣

去喪無所不佩非曰物物而皆佩之言喪則不佩去
喪未嘗不佩佩必有以也古人之佩不一如佩弦佩
韋是也故曰無所不佩今乃藉言玉不去身不以佩

也而以飾是士而治矣孰是而可無恥乎

伯夷之清也曰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也曰不以三公易其介伊尹之任也曰祿之以天下弗顧三聖人者非偏也安仁者也孔子集大成而時出之猶周公之思兼三王監於二代也祖述憲章考諸前而不謬神而化之聖而不可知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三子聖矣孔子聖而神者也然則聖神非無別也而三聖人者不可以偏目之也

完廩浚井之事先儒以孟子未辨故闕其疑云有無

不可知然此固理之必無者也舜之側陋瞽瞍蓋已底豫而堯聞之四岳揚之乃試之在位二女始降安得謨蓋都君而使治棲耶孟子所欲明者聖人人倫之至而未暇爲象辨耳縱使其事有之亦必在陶漁耕稼之時而非牛羊倉廩備之後也

其淵如淵辭之異耳意不殊也註非特如之而已似多一解學者遂有差等之疑乃未達註意矣

哀公問社宰我曰使民戰栗蓋欲公攬權而用威也是時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君臣之間蓋岌岌矣而曰使民戰栗何言耶其言已出駟不及舌

孔子深責之然未可盡發其故也達者當以三隅反耳今說者乃曰三家之勢既成遂而往矣何可咎哉如其解是泄泄沓沓一無所爲適足以長三家之惡矣聖人不若是淺褻也

荀子告子之言性以爲自體驗得之吾不知之也彼固曰不得於心不得於言而勿求之者也使其體驗之耶則良知良能之天始於惡終於僞也乎哉巳之性猶犬之性牛之性也乎哉若曰彼固有所見所患者蔽耳非若今之君子無所見而徒騁其談以自附於立言之次曰吾未與孟氏也則可也

朱子之補傳格物也爲始學言也故不厭其詳而奚取於辭之擬也乃曰甚矣人之不自量蓋畢宋之文甚文則不類矣法言中說類乎吾意朱氏非不能也以爲邊竟人也彼且耻之今也希之罔也夫

期之喪達乎大夫諸侯大夫有政焉有事焉居喪之禮不可與士庶人同者也出而冕後入而衰經其不可廢者歟若曰諸侯絶大夫降竊疑之將就正於達者

陸氏言九卦之序亦成一說於理未悖也而紬繹經旨則未然聖人之言非一端各有攸當未聞謙之義

以精神歛藏爲訓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曰謙以制禮義自明白本義之說不可易也而云朱呂三公大服然乎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象山失言矣孔子不有博奕者乎非賢之也

今之儒名者好以南華華嚴之語釋經畔道傷聖誠何心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未能一焉自謙以勉人諄諄不倦其義自明今乃以我相能所空空洞洞能而無能無能而無無不能之說附之則夫子非自謙也乃與子貢自相誇矜也夫去仁棄智以不憂不惑爲

不足道此漆園之放言彼直寓焉云耳柰何蕉鹿之夢以妄爲覺且合掌而贊善哉地上獨尊髡者之欺愚俗也曾謂洙泗之間有此氣象耶中庸亦言未能者四彼所以事君父也無所解於心者亦將忘之棄之耶彼所稱慥慥相顧而不敢不勉其所不足者可付之空空洞洞之天而已耶嗚呼日月中天而以螢火之光自炫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曰一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書曰民罔常懷於有仁此非有計功謀利之心

其理其效不期而然者乎今之高其談者謂聖人言
仁不言効然則所告仲弓子張在邦在家無怨而必
達者非耶詩書唐虞以來未嘗諱言効顧先難後獲
無所爲而爲未嘗有將迎歆羨是以爲安仁也
顏子得一善則服膺弗失有不善未嘗不知復行語
正相應此之一乃聞一知十問一得三之一也其與
協于克一惟精惟一自各有攸當也自一貫之義可
得而聞而學者競言一乃以一善閒一皆惟一克一
一貫之一其論乃高不則卑矣其義乃精不則麤矣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洙泗之間安有此艱澁茲昧語

乎蓋自陸子六經皆我註脚之語大誤後學小人之不知天命而侮聖言者遂紛如矣鄙夫之空遂以爲顏氏之屢空顏氏之空遂以爲釋氏之空學者不知尊所聞而求異乎所聞不知闕所疑而務附會其所疑幾以天下惑矣彼籍鼓者不仁哉

子貢貨殖今好異者以爲多學而識之譬蓋欲以牽合屢空之談也然孔子弟子子貢富而原憲貧諸子記之者非一其時相去未遠也非司馬氏始言之也因天因地自古阜財之道以爲不可緩者子貢殆未免有殖心焉是以孔子抑而進之豈至若賈人居貨

者之爲哉子貢問政孔子並言足食衛之庶矣則曰富之大學曰生財有大道孔子爲委吏曰會計當爲司職吏畜蕃息周禮泉府之職至纖悉矣夫豈以貧爲諱第貧而無諂者未必能樂富而無驕者未必好禮此所謂不受命者耳夫顏子貧也而樂子貢富也而好禮則孔子且兩賢之易地皆然矣子貢之不及顏子者毋亦克復之學有未純者乎或曰然則顏子何以不殖而空也曰孟子先後之喪猶云貧富不同顏氏之田僅供饘粥安知端木氏不相什百子貢因而殖焉且孔子所謂不受命者微矣樂天知命顏子

幾之子貢固非所及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今解者以稱去聲乃稱副之稱非稱述之稱也如今薦剡行狀之類實不稱名者誠足疾耳其論亦快然細繹語意似不然余常言以經釋經則不煩註腳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三復此章無俟贅矣

四科所記相從於陳蔡者其目之有四蓋舉其所長非不能相通也遊於聖人之門者其德行有不醇者乎而其心有三月不違日月至焉之辨矣是以獨舉

四子也乃若顏淵之問爲邦非不足於政事也四代禮樂天下之至文非不足於文學也夫子與言終日無所不說非不足於言語也閔子言必有中雍也可使南面則言語政事兼之矣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聞弦歌之聲而喜之非徒長於文學言語者也盖七十子咸身通六藝而尤各有所長若泥其辭則文學者不達於政言語者不顧其行非記者之旨矣文人無行而曰文學之科也巧言鮮仁而曰言語之科也其可以及孔氏之門乎

孔子之去齊且爲陳矣亂邦不居斯其時也惡得不

速孟子曰去他國之道蓋對去齊言之未明其所以去也如泥其辭則孟子鄒人齊非父母之國奚爲三宿於晝使尹士疑其濡滯耶

孟子言求放心卽孔子言操則存也今乃謂以心求心是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憧憧往來秪益亂耳斯言也儒釋之辯也聖門不言空故求則得之釋氏不言求以爲有求則有相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已豈以已求已已別有已耶孔子言求仁仁人心也將謂以心求心耶又曰斂以求之求之豈害道耶書云雖收放心閑之維艱將謂放者一心收者一心閑之又一

心耶甚矣今之君子之好異也寧佞佛而不憚畔道寧附釋而勇於詘儒蓋孔子先憂之矣曰索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及中庸者未有不至於無忌憚者也

程朱之學居敬窮理百世以俟聖人不易者也乃其一二訓詁偶未潤色者有之矣不足以爲疵也

中庸知天地之化育默契合一猶易言與天地合其德也註自不淺今欲訓知爲主謂知大始及今知府知縣之知主宰天地之化育而參贊之也言則誇矣未爲善言聖人者也知天知人中庸屢言之不以主訓帝出乎震知大始者也聖人者天地之宗子惡可

遂名爲帝耶惟知之乃能贊之惟贊之乃能參之是謂合德豈曰淺言之乎今之談者毋務誇毋立異庶可以辨畔矣

易曰知幾其神乎知不易言哉中庸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註至誠之德非至聖不能知所謂惟聖知聖也今謂知字如知縣之知實有之非但知之也是未達知之至者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今謂興起在位之解爲非且曰聖人豈以勢位動人也作闡之亦似可聽不知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免於刑戮又作何解或默或語可仕

可止時中之道豈如末世之仕者徒以利言耶

道體之大小原不可分朱子非分之也君子之於道有語大焉有語小焉言天者斯昭昭之多而曰及其無窮言地者一撮土之多而曰及其廣大豈析天地而二之哉得其意斯得其辭矣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德性問學並行不悖朱子學不知哉

存心致知朱子之論確矣今曰心是何物知又是何物此豈朱子所不知耶大學正心誠意致知心意知豈可分耶孟子盡心知性豈以心性爲二物耶未達

先賢之旨遽操入室之戈吾不知之也

至誠無息章朱註自安載物覆物成物與天地同用承之以配地配天無疆文理當然非重出也言配則自是同體亦非分爲二項也章變成分配天地亦文理當然非拘拘於分析也辭雖似分屬理自是一貫

朱註第爲初學解文義使易曉耳

君子素其位而行二句一意相貫此易知也朱子豈不知哉下二條分註者亦以文理當然耳講套或未得註意非註失也素猶見在解妥言無將迎也不必

大學誠意章好善惡惡之解不可易以論語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照看則得之矣下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語意正貫今乃曰人心意念隨處而形豈專屬好善惡惡如其言則無論善惡冥然悍然惟務自慊告子之不動心者也而以之論聖學耶宜其以格物非窮理也可謂橫議詖辭矣

孟子之所長者知言言不易知也告子之所不難者不動心心非不動之難直養而無害之難也今乃曰天下之道求諸心而已求諸心而非也縱其言出於孔氏之真傳吾亦非之斯其言大哉古有之矣速貧

速朽之論是已第恐知言未如孟子而心之不動乃如告子此之害道豈淺鮮耶與其好異也寧篤信孔子猶云信而好古今之君子何汲汲於建旛也

中庸致曲即孟子之擴充四端也註以偏訓曲乃偏全之偏非偏正之偏偏猶孟子言端一偏猶孔子言一隅也今乃曰中本不偏安有偏而可致致之能誠者是未達註意而深文洗索吾何以觀之哉又以致曲爲致其曲盡之功如其言則一致字足矣曲字贅矣雖云曲盡其功不識功從何始聖賢教人不作如是隱語也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註以人爲賢本無不妥今乃曰孔子何不說尊賢而以知人二字代之是何其輕於立言而銳於攄先賢也孟子言堯舜之知急親賢也而書曰在知人知人親賢有二義耶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註承禮所生言非朱子始言之也禮出於天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漢儒猶識此語惟荀卿畔儒乃言禮僞老莊言禮則杞柳之說也今乃曰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槩言之天非獨屬禮也夫天不獨屬禮而禮則出於天故曰皆天理也孔子嘗告哀公仁人事親如事天而此之知人說益以詳

矣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道無小大之分也其小無內者乃所以爲大無外也洋洋優優二節朱註正合今乃曰本文明言大哉而註曰至小是相悖也然則費隱章語大語小是岐之爲二耶是眞以道爲小耶未達辭意先肆譏評今之君子何務處其薄哉優優大哉大哉二字最有旨趣正以明三千三百至小之爲至大也老子以禮爲薄荀子以禮爲僞緣未見其大耳

列仙傳方回能神化一日爲盜所刼鏁閉室中回化

而去作一泥丸封戶曰回印與舜友七人並爲歷山
雷澤之遊然則焚廩浚井象所不能害者蓋賴此矣
或謂得之二女蓋神聖之事非可以常情測禹治水
土先方相氏今傳禹步周公之才之美其驅猛獸有
術焉載之周禮涿鹿之戰蚩尤以猛獸前驅黃帝非
徒以力勝也謂得於神授未必不然其後如張子房
所得之黃石公者必有異術鴻門之會視項籍若嬰
兒彼豈不量而嘗試者耶諸葛未出草廬先主未有
尺土而三分鼎立若持左契此皆見卯而知時夜豈
偶然已也

春秋公及邾儀父盟於蔑盟誓非春秋所與也而謂隱之攝位結好友邦以自固則誣隱矣誣隱則非春秋之旨矣

大戴禮曾子有疾曾元抱手曾華抱足荀子曾子病曾元持足所語之者與論語辭異而旨同非使啟其衾而示之也余所疑者二書足以證云

觀過知仁劉善明南齊以賄贖毋不暇爲薦君子以其大者信其小者齊人之於仲子以小者信其大者孟氏之觀人人焉廋哉

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嘗疑之秦以來之禮歟

秦穆猶能宥食其馬者而何齒之之誅也是時天子綴旒政在大夫記者其以明臣禮歟齊景公以殺馬之故殺圉人晏子一言而釋若蹙[illegible]而誅必不曰可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子張氏之言歟是堂堂者也書云舜陟方乃死孔子謂顏淵吾以汝爲死矣子貢曰夫子殆將死也死者人道之常聖人與塗人一也曾子有疾則以戰戰兢兢戒門弟子惡暇知我之爲君子歟人之爲小人歟堂堂乎張毋亦畏譏而忌臏也歟

古之稱謂有不可通于今者皇祖皇辟之類是也江

陵當國佞人有稱臣者幸免于誅其可以古爲解乎古者有陪臣家臣冉求言及季氏則曰吾二臣者人有十等相臨曰臣今之世而假古之稱無上也故皇之非所稱猶是也

大學湯之盤銘章釋新民則無疑也若親民則終篇未及今天下書同文親作新久矣爲下而倍得無不安乎夫明與新其義符也明明德於天下於新民切矣何必作意以爲異耶

曾逸論云孔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夫鳳鳥不至夫子有已矣之嘆鳳安得儀於夷耶九夷者虞廷耶岐山

耶註乘桴浮海之意非眞欲居之鳳嬉之云則好事之附會耳　九夷在東方亦足以證西方聖人之謬設非東方則今之佞佛者以鳳爲佛瑞矣孔子奚不欲居西方之夷耶　或曰西羌從羊南蠻從虫北狄從犬惟東夷從人弓孔子欲居之以其異於三方也

大司徒以八刑糾萬民或疑何以無不友之刑朱子曰不須如此看但看古人教法如何而今無矣竊意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友兼兄弟言刑則曰不弟示人以敬兄之禮也

滕更滕君之族也何以知之以有挾貴之語也若曰

勝君之弟則何所據君子於所不知闕如也況此不可知不必知者乎此漢儒之陋也聊舉其一

今之君子之好異也即時習二字亦何可疑而煩辭謬解誠亦何心以誤始學夫時敏日新瞬存息養見於經書者無不符合若曰所習者時則所新者日所存者瞬耶且時者無適莫無方體何所容習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自言發憤忘食所謂時習也時習者不厭也不厭是以說故曰樂以忘憂夫子固自有訓矣何疑於朱子

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反身修德在蹇當然耳必曰反

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又曰反身取坎水難行象修德取艮山常止象皆鑒也且八卦取象於身非一矣匪獨艮也坎爲心病何云德

家人九三嗃嗃嘻嘻之訓玩象傳失家節之旨則本義得矣曰家人嚴君曰威如吉閑家之義聖人所謹寧悔厲而吉無致終吝也象曰失家節節之義閑也故利女貞

春秋之世孔子末如之何非不知也而轍環列國盖曰爲之兆也神化之用非衆人所識如沮溺荷蕢者孔子豈不能哉故曰末之難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封人知之者歟何患於喪敎固行於萬世也近有議者曰夫子如定哀何不仕爲上策委吏乘田爲中策魯司寇爲下策斯言也以諭後世之知進者可也何可以夫子擬也不幾於侮乎

大哉堯之爲君也孔子贊之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知孔子贊堯之旨則可以玩贊易之旨矣謂時乘御天首出咸寧之辭不屬聖人蓋徒欲求異於先儒而無論文理之謬也

乾元乾之元也贊乾之元而乾可遺乎故曰大哉乾乎何嘗曰乾之利貞乎始卽萬物資始之始也何嘗

以始爲利貞乎貞之起元剥復之際見天地之心焉言非一端自可互發而非贅元之旨也

訟之象作事謀始謀始所以絶訟端義自正大必曰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鑿矣

易冐天下之道者也程朱傳義可謂識其大者矣仁智者見之隨所見而發其蘊君子所許也惟其恊於道可也必欲求變前薪矜其一斑縱小有得亦在君子之後矣况理未必優而自以爲超斐然之士惟騖其異即以爲奇闢從而和之耳初無所自得也可悲也夫

伊尹一介不取與也人知不取之難而未知不與之難也此所宜辯者也今之卿大夫往往借譽於所云曹丘生者匪利不交必有取也乃有與也而曰非吾取也非吾取則人不以貪議我與之不傷惠取之不傷廉何不爲也夫所與者則利矣而所取者奪也非我奪之何也徒取諸彼以與此君子弗爲況奪之乎況淫刑以逞乎秉政者不議黜奚其爲政故知與之爲取者乃可以言不取矣

漸之居德善俗二者皆必以漸居德猶云宅俊乂之居德則忌謂以德自居而施不及下猶書之戒居功

二居字有人已之辨

春秋天子之事知我罪我之解註無可疑也或泥其辭而未得其意而遽非之非矣泥之者盖曰春秋之作所以彰是非也非眞賞罰之也而何云託南面之權也夫賞罰是非有二義乎孔子自云義則竊取之取之云者是非之義也春秋之所是非天子之所賞罰也故曰天子之事也今之君子不能辨惑而果於誣先儒亦不得於言矣不得於言勿求諸心宜其言之易也

伊尹說湯伐夏與唐虞之際異矣而曰樂堯舜之道

何也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其道一也孟子知言乃能知聖一則曰有天下而不與一則曰非富天下故曰伊尹樂堯舜之道而使湯爲堯舜之君使溝中之民被堯舜之澤也其自謂以齊王猶反手非堯舜之道固不以陳孟尹之志也夫

古鼎銘有稱十三月十四月者未得其解以爲卽位未改年或然也而未有稽也

顏淵問爲邦爲邦猶爲國千乘萬乘皆國也猶諸子之問爲政治國平天下皆政也孔子語之者則王者之事以其王佐之才足以任之也顏子之問似非問

治天下亦非譏辭　邦畿千里王者之都亦稱邦故知爲汎問爲政也

敬鬼神而遠之敬則不射遠則不瀆此謂知鬼神之情狀此之謂智季路問事鬼神則不智矣蓋惑於不可知者也今講者未悟孔子之旨亦未達朱子之意而程註又不玩何謂明經哉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孔子之誨由也即所以答遲也

中庸盡性章註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談空玄者忽之以爲淺不知聖賢初無高遠之論而言近指遠所以冐天下之道也子言道之不明不行也由賢知

者過之而愚不肖者不及也誠能知無不明處無不
當則無過不及而道之明與行何不盡之有盡道斯
盡性矣若空玄之談何所擇何所執可隔壁聽耳蓋
未嘗實用其力也
大學論平天下曰老老長長恤孤三者盡天下之人
即夫子之言志也入德之門始於格物即易之窮理
中庸之學問思辨也程朱之學百世以俟不可易也
今之鼓異說者匪誣則惑苟欲閑道者其惟正人心
平
于見南子子路不悅未達於禮而勇於義升堂未入

室也乃彌子要孔子主我則以告夫彌子可主而見之小君之禮乃不可由耶毋乃以衛卿可得而妻之兄子爲疇祉可離耶故勇於義者未若精於義也精於義者有達於禮者也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何謂失義而後禮乎

中庸註以位育分屬中和似過宛之則不戾也惟中乃和惟位乃育非分也朱子亦爲學者細言之耳小大動靜寧不知其不可 分中庸之語大語小易之其動其靜朱註有自來矣

震彖傳出字似非鬯字之誤帝出乎震疑二出字同

春秋之筆削游夏莫能贊夫子寧有隱乎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所莫之能違者理而巳矣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然則春秋之義亦猶是矣諸子之傳有得失焉擇而從之不亦可以與知乎若其無關於理而不可稽者則所宜闕夫子固曰多聞闕疑無繫　可也定哀之間多微辭則有不容以示人者游夏是以莫能贊也夫理可俟諸百世而事有失於當時卽夫子之生沒年月此可知者也而　穀梁左氏史記不一　其傳其何以徵之哉是故賢者　識其大者而巳矣

北宮黝孟施舍匹夫之勇也孟子寓焉道之蓋以例告子也告子亦當時名儒以孟氏季子輩猶惑之孟子知其所蔽正在勿求於心故曰是不難是黝舍之倫耳其後荀卿性惡禮僞之說猶宗之其徒李斯遂盡滅聖王之教蓋冥然悍然之效也孟子之言於是有徵而洛閩之功於是爲大矣近有名爲儒者猶爲左袒謂孟子大有意於告子惜其不能承當是何言也何心也

孔子謂子夏無爲小人儒小人儒者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者也大人者不必信而信不必果而果則子

夏之篤信者或未能焉孔子是以進之也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知擬議不知變化未有不爲小人之硜硜然者抑亦爲士之次而豈夫子所以成其德者哉子夏篤信有餘而未至於化子曰毋友不如已者又曰與其進也未嘗友之未嘗拒之也子夏則曰其不可者拒之拒之則固矣子曰君子不可小知又曰無小大無敢慢斯君子之泰而不驕也而子夏曰小德出入可也則盛德之至有間然矣蓋其所篤信者擬議於言動之間而得其似故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曾子則其不可而未達卒

使西河之人疑之於夫子西河之疑無亦有若之似乎曾子是以責之也其門人小子從事於應對進退子游譏之矣其流之弊而荀子以爲子夏氏之賤儒賤儒非所以謂子夏而子夏之硜硜於言行者無亦啟之夫子蓋逆知其蔽也是以戒之若曰小人者爲人爲人之儒子夏殆必不爲匪惟子夏洙泗之門升堂之徒殆必不爲也故以爲小人者硜硜者也

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不屑不潔之士乃以講學爲詬不亦過乎君子必自反也孔子所謂講學者以修德也德之修無他徙善改過也學之所講講此也

今忽此三者或𡚁焉而徒聚徒以講所講者或不能發先儒之藴而求異焉詖與淫因之矣其甚也而詩禮發冢之誚興矣故君子不可不自反也

論語敘唐虞之禪而繼以伐夏之辭明聖人之後天奉天非二道也湯有慙德而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不得已之心未嘗不可見泰誓曰予湯有光湯固恐後世以爲口實矣湯武之順天應人一也故克受之策無述焉而獨述文武之政者杞宋不足徵夫子固曰從周也

語孟論學詳矣未嘗專以呫嗶爲學也註云學之爲

言效也其義精矣公西華願學禮樂孟子願學孔子呫嗶云乎哉仕而優則學仕有官職勤其職則不忘講求以善其職所謂學也

孟子言集義必有事焉所謂時習也行不慊於心則餒慊於心不愧不怍所謂說也朱子註學而不思曰不習其事本於時習必有事也確矣學非非讀書也非專言讀書也子路曰何必讀書孔子則惡其佞

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以百世不易之道王者所必因也其所損益末流之失所以因也乃秦并六國而盡去先王之籍其謀出於李斯斯嘗師事荀卿卿則

洙泗之徒此非夫子所知哉夫秦非可以繼周者也爲漢驅除耳繼周者漢漢氏諸儒知尊夫子之道而夫子所祖述憲章者其教垂於萬世不可易也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陳亢問一得三今以亢爲不知聖人聖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也此泥於辭非善讀論語者也亢豈疑君子私其子蓋二三子之在門未能如子之近近則自應有異聞云爾而詩禮之教固夫子所雅言其近也猶夫遠也故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推之則在室與在廷無異言而中庸所明君子與天載合德者亦

惟人所不見是以記之也記論語者其旨遠矣

聖人之言言近旨遠一言而盡道也夏書稱禹曰克儉克勤孔子稱禹無間然亦惟曰儉適宜即夏書之旨非淺也今好異者輕為夸誕以誤後生知言者不以放之未知其所止矣

王赫斯怒聖人不怒也爰整其旅則有赫然之容故曰怒舜之伐苗文之伐崇舞干而格因壘而降奚怒焉顏子不遷怒物有可怒怒而中節心不為動故曰不遷若曰怒於室不色於市可以為難而非顏子之幾於安也